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Pulse-Quickening

[英]约瑟夫·康拉德等 著

幽灵七魂出窍！
懦夫靠边站！

正在流行：悬疑小说@惊心之选

从亚
《叨
希区柯克

作家出版社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Pulse-Quickening

[英] 约瑟夫·康拉德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 (英) 康拉德等著; 田秀珍等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63-3353-8

I. 马… II. ①康…②田…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3652 号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5
by Bertelsmann Asia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作者: 约瑟夫·康拉德 等

译者: 田秀珍 等

责任编辑: 启 天

特约编辑: 丹 飞

封面设计: 李超雄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360 千

印张: 12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353-8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傻 子	1
中 断	20
厨房谋杀案	32
垂直线	36
尖叫骷髅	50
麦克风旁的谋杀案	78
棋逢对手	93
鲨鱼疑云	117
圣·凯瑟琳节的前夕	138
典狱长的儿子	166
提线木偶	188
吸血鬼	200
星期一线索	206
烟盒儿	220
一丝微笑	232
追查到底	250
弗洛伦斯·弗兰纳里	261
佛兰德的玛息阿	279
叨叨鬼的故事	290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299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大远路上的房子	322
不速之客	332
移动的坟墓	338
人 鸟	360
房 间	363

□约瑟夫·康拉德

傻子

我们正沿路从特勒基尔去克望达。车子一溜小跑，路的两边都是树篱覆盖的土墙。在到达普洛马之前的一个陡峭的斜坡底下，马儿才停下来走，车夫从箱子上笨重地跳下来，轻轻甩了一下鞭子，开始爬坡，在车子旁边笨拙地迈步往上走。他一手扶着踏足板，眼睛瞅着地。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用鞭子尖儿指着路，说——“这个傻子！”

太阳炙烤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凸起的地方一块块地长着消瘦的树木，枝条像踩着高跷一样伸向天空。沿着斜坡弯弯曲曲的篱笆和石墙隔开的小块田地，一块块活生生地长着黄黄绿绿的东西，倒像是一幅幼稚的胡乱涂抹画。整个风景被这条狭长的白花花的道路一分为二，就像是一条灰尘的河流流过山川奔向大海。

“他来了，”车夫又说了一遍。

当我们慢慢地驱车走过的时候，贴着车轮的高度从路边长长的草地里滑过一张脸。这张痴呆的脸红红的，圆脑袋上的头发剃得很短，就像孤零零长了个脑袋，两腮都是灰土。身体掩在沿着深沟的沟底长就的厚厚实实的树丛里。

那是张男孩子的脸。从块头上来看，大概 16 岁，也许小一些，也许大一些。这些生物已被时光遗忘，无声无息地活着，直到死神把他们搜罗到他慈善的怀抱里。忠实的死神无论多忙都不会忘记他的那些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孩子们。

“啊！还有一个，”车夫说，语气里带着满意的味道，就像看到了一直期待的东西。

是又一个。他几乎站在路的中央，在阳光底下自己短短的影子末端。他站在那儿，手插到他那长长的上衣袖筒里，头在肩上耷拉着，在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热浪里弓着腰。从远处看，却好像是他冷得不行。

“他们是双胞胎，”车夫解释着。

傻子拖脚朝路边走了两步，头从肩头抬起来看着擦身而过的我们。那种目光漫不经心，却又目不转睛，一种陶醉的眼神。但他没有转过身来继续看我们。也许穿过他眼前的图像在这个畸形的头脑里什么踪迹也没有留下。当我们到了山顶的时候，我从车篷朝下望去。他还在刚才经过他的那个地方站着。

车夫爬上他的座位，啧啧两声。我们就下山了。车闸不时地吱扭着，难听得很。脚底下他尽量减轻这个嘈杂的机械，从箱子上转过身来说：“慢慢地，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傻子。”

“更多的傻子？那有多少呢？”我问道。

“有四个——是普洛马的一个农夫的孩子……父母都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们的祖母住在农场。白天，他们就在路上瞎逛，傍晚跟牛群一起回到农场……那是个好农场。”

我们看到了另外两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正如车夫所言。他们穿得一模一样，衬裙一样的衬衫外加没形没状的罩衣。他们精神上的缺陷促使他们在两边高山的荆豆丛中，透过粗硬的枝条冲着我们吼叫。他们黑色的平头从无数小花组成的亮黄色幕墙后探出来，脸色因为喊叫都憋成了紫色；叫声空洞，断续，就像是机械地模仿老人的声音；在我们转向一条小径后戛然而止。

我在乡间漫步时曾数次看到他们。他们就住在那条路上，一会儿在这头一会又在那头出现，依据他们暗弱的心灵的一时冲动而定。他们是对阳光的一种冒犯、对广阔天空的一种责备、对野地景色那种集中而又目的明确的活力的破坏。在我不断的询问之下，在路边小酒店里或就在这几个傻子徘徊不去的路上听到的闲言碎语之中，他们父母的故事终于渐渐成型。先是一位憔悴、怀疑一切的老人讲的，他有一条漂亮的马鞭，那时我们一起在一辆装着滴水的海草的两轮大车旁跋涉。后来，又由别的人在别的场合加以确认和补充：最后故事终于成型，可怕而又简单，暴露的是由那些漠不关心的心灵忍受的黑暗磨难，这类故事历来如此。

让·皮埃尔·巴克多退伍回家后发现那些老人们更老了。他痛苦地说农场的活儿也不让人满意。父亲已经没有年轻那会儿的干劲儿

了。让·皮埃尔伤心地注意到房门前院子里不应该有的那么一大堆肥料。篱笆年久失修，牛群也疏于看管。母亲在家中事实上一直是卧床不起，而姑娘们从早到晚在宽大的厨房间高声谈论，肆无忌惮。他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管管这些事。”有一天黄昏时候他和父亲谈起了这事，落日的余辉照到院子与外屋之间，明亮的光线压制着厚厚的阴影。粪堆上浮起一层乳色发臭的薄雾，那些乱刨的母鸡突然会停下来用圆圆的眼睛审视着这两个瘦瘦高高，声音嘶哑的男人。老人由于关节炎和常年的劳累佝偻着，年轻人瘦骨嶙峋却很挺拔。两个人语调低沉而缓慢，是农民那种惯有的方式，不带任何手势。太阳落下之前，父亲终于对儿子那些颇有道理的说法屈服了。“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我自己。”让·皮埃尔坚持说。“都是为了田地。田地这么滥用太可惜了。我可是个很有耐心的人。”老人拄着拐杖，点了点头。“我敢说；我敢说；”他嘟哝着。“你可能对。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母亲会高兴的。”

母亲对儿媳很是满意。是皮埃尔一下子把双轮弹簧车带到这院子里的。那匹灰马笨拙地跑着，新郎新娘挨着坐在一起，随着车轴的上下颠簸前后晃动，很有规律又很粗鲁。路上远处参加婚礼的客人们三五散去。男宾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前来，懒散地甩着胳膊。他们都身着镇上的衣服，裁剪笨拙的上衣，坚硬的黑帽，巨大的靴子，擦得锃亮。女人们全是穿着简单的黑色衣服，白色帽子和褪色的纱巾呈三角形叠在背上，贴在男人们旁边轻轻地走着。前面是刺耳的小提琴声和呼呼嗡嗡的风笛声。乐手高高地抬起笨重的木底鞋，认真地跳跃着。这个低沉的队伍在窄窄的巷子里穿进穿出，穿过光亮处和阴暗地，穿过田地和篱笆墙，吓得小鸟们也成群地左右疾飞而去。在巴克多农庄的院子里一群男男女女，推着门，叫喊着，互相招呼着，纠缠成一团黑色的丝带。婚礼的大宴让人数月不能忘怀。那是摆在果园里的一顿盛宴。那些相当有办法、有名望的农夫们都睡倒在去特来格尔的路上，有的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整个村子都沉浸在让·皮埃尔的幸福之中。他却一直保持很冷静，还有他安静的妻子，带在一边，让父亲和母亲收获他们应得的荣誉和感谢。但是第二天他就开始强硬了，让老人们感到一个阴影——坟墓的先驱——最终降临了。世界是年轻人的了。

当双胞胎降临的时候，房子里有足够的地方，因为让·皮埃尔的母亲已经葬身在普洛马墓地重重的石块下面了。孩子们出生的那天，是

马辛厄姆公室的幽灵

巴克多老头自从儿子婚礼以来头一次在早上离开了壁炉架，犹豫地晃着白色的锁，走进空空如也的牛棚。许多陌生的女人笑着涌进了厨房，根本没注意到这个老头。孙子们很好，但他正午的时候还是要喝汤。把孩子们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直勾勾地盯着看，嘟哝着什么：“太多了。”不知道他是说太高兴了还是说他的晚辈们太多了。他似乎是受了冒犯——至于他那张木头似的老脸表达着什么，以后的几天也一直能看到，几乎整个白天，他坐在门口，鼻子戳在膝盖上，含着根烟斗，憋成一股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一次他对儿子说话，带着一声叹息暗指家里新添的人口：“他们会为了田地吵架的。”“父亲您不必担心。”让-皮埃尔迟钝地说，他弯折腰走过去，肩上拖着一头倔强的奶牛。

他高兴，妻子苏珊也一样高兴。这不是一种迎接新生命的争斗或是胜利那种轻轻的喜悦。两个都是儿子，十四年就都成了帮手。再往后，让皮埃尔设想这两个大男孩在一块块的田里大踏步地走，从硕果累累让人喜爱的田里收获。苏珊也很高兴，因为她不想被人家说成是不幸的女人，现在她生了孩子，再也没人敢那样说她了。她和丈夫都曾见过大世面——他参过军，她在巴黎博莱顿家里呆过差不多一年。但是因为太想家，不愿远离山脉连连碧草青青的家乡，所以要在这贫瘠的山石沙砾中安顿下来，在这个她出生的地方落脚。她想她的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可能会成为牧师，但是她没跟她身为共和党人的丈夫说起，丈夫总是厌恶的称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牧师们为“乌鸦”。全镇的人都到农庄上来了，因为巴克多家富有，有影响力，而且有时候都不在乎开支。祖父有了件新大衣。

几个月后的一个黄昏，厨房打扫过了，房门也锁上了，让-皮埃尔看着帆布床问妻子：“孩子们怎么了？”这些话，轻轻的，却像是不幸的征兆，她大嚎一声，就是穿过院子到猪圈的地方都会听得到，因为晚上猪们（巴克多家的猪是全村养的最好的。）受惊了，还不满意地哼哼。丈夫继续慢慢地碾着面包和黄油，瞪着墙，汤盘在下巴底下冒着气。转过身的时候脑子里还是转着这句话。“很简单！他们俩儿都……啥用没有！……哎！也许，也许。得让人看看。问问他妻子吧。”她这样回答。他觉得胸口遭了一击，但只有说：“去，拿些苹果酒给我。我渴了。”

她呻吟着出去了，手里拿着个空壶。后来他站起来，拿着灯，慢慢地走向摇篮。孩子们睡了。他看着他们的侧身，咽下嘴里的东西，步履

沉重地走回他的饭桌旁。妻子回来的时候他也再没抬过头，只是一味地大声喝着汤，然后懒懒地说——

“睡着的时候他们和别人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她突然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像寂静的暴风雨般地浑身颤抖，却又泣不成声。吃完了饭，他依然是漫不经心地倒在椅子上，眼睛盯着天棚黑乎乎的椽子。面前的牛油烛伸着红色的垂直的火苗，还冒着一股轻烟。烛光映着他粗糙的晒黑的喉咙；深陷的两颊就像黑色的补丁，表情很悲痛，似乎在苦苦思索。后来他深思熟虑地说：

“我们必须要看……请教一下别人。别哭了……他们不会全是那样的……一定不会的！我们现在得睡了。”

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也是个男孩，让·皮埃尔继续饱含希望地做事。嘴唇似乎更薄了，比以前闭得更紧；似乎是怕被他耕种的土地听到在他心里翻来覆去念叨着的希望。他看着这个孩子，走向他的小帆布床，木底鞋在石头地上嗒嗒地响。他顺着肩膀瞥了一眼，眼神中的冷漠就像是农民本性中畸形的一面。那些男人，就像他们主宰和侍弄的土地一样，眼神迟钝，话语缓慢，不表露内心。于是，最后，核心是什么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对土地一样，都成了一个问题：热量，暴力，神秘而可怕的力量——或就是一块土地，一大块土地，肥沃懒惰，冰冷无情，却是要结出维系生命或是令人死亡的庄稼来。

妈妈却是在用另外的眼睛看，用另外的企盼的耳朵听。头顶上是高高悬起的架子，上面挂着巨大的培根，身子在大壁炉边上忙碌着，一边留意着铁架子上面吊着的罐子，她一边擦着桌子，干农活的人们回来就会直接坐在这里吃晚饭。她的思想却一直放在摇篮上，整日整夜地守着，期盼着又痛苦着。那个孩子，像前两个一样，从来不笑，从来不会向她伸出小手，从来不说话。黑黑大大的眼睛从来没有认出她的意思，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亮儿，但从来没能跟随射到地板上的灿烂阳光。男人们去干活的时候，她就整天看着她这三个傻乎乎的孩子，还有老小孩似的父亲。老头儿整天严肃地坐着，方方正正的，一动不动，两只脚挨着暖烘烘的炉灰。这个虚弱的老头儿似乎疑心到自己的孙子们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仅有一次，或是出于爱心或是处于礼节，他想照看这些小孩子。他从地上抱起孩子，朝他咋舌头，还试图用他骨瘦如柴的双膝颤巍巍地跑起来。后来他睁着模糊的眼睛凑近了看着孩子的脸，又

马辛厄姆公案的幽灵

把他轻轻的放到了地板上。他坐下来，叠起瘦瘦的双腿，一双衰老却又焦虑的眼睛盯着从壶里冒出来的蒸气，点了点头。

一种无言的痛苦就这样降临到了巴克多的农庄，笼罩着农庄里所有居民的呼吸和饭食；普力马郊区的牧师有很充足的理由来庆祝。他特意来拜访这位富庶的地主，查旺丝侯爵，津津有味却又语调庄严地讲那些关于神的眷顾不可预知的陈词滥调。客厅里挂着窗帘，一片灰暗，这个小人儿，斜靠在沙发上，就像个黑垫子一样。他帽子放在膝盖上，一只肥手打着手势。侯爵一袭长长的曲线优美的巴黎服饰，优雅而又虚弱，听得一半开心一半厌烦。他是兴高采烈，谦逊有礼，骄傲而又敬畏。不可能的已经过去了。让-皮埃尔·巴克多，这位愤怒的共和党农夫，上周日已经去做了弥撒——已经提议要在下个普力马的节日上宴请牧师们。这是教堂的胜利，也有个很好的理由。“我想我应该来马上禀告侯爵大人。我知道他是非常急切地要为我们这一方百姓造福，”牧师抹了把脸说。他被留下来吃晚饭。

查旺丝一家在那天晚上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口后，在月光下溜达，谈论着这件事，长长的影子一直拖到长着栗子树的大道上。侯爵，当然是个保皇党人，曾经作过包括普洛马，沿海散落的村庄和黄色沙滩边缘石丛林立的岛屿的市长。因为乡下那个部分有这样一个强硬的共和党人，他曾感到过自己的位子不稳；现在让-埃尔的转变让他放心了。他非常高兴。“你想不出来他们那些人影响有多大，”他对老婆解释说。“现在，我确信下一次镇大选是没问题的。我会再次当选的。”“你真是野心勃勃，欲壑难填，查理，”侯爵夫人快乐地惊叹。“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她丈夫严肃地争辩道，“最重要的今年要有个合适的人作市长，因为议会选举的缘故。如果你觉得这样能讨我喜欢的活……”

让-皮埃尔向他妻子的妈妈妥协了。勒维乐夫人是个生意人，至少在方圆十五英里之内人人皆知又受到尊重。矮矮胖胖，到处都能见到她，或是走着，或是在熟人的马车上，尽管都58岁了，永远都是为了做生意执著地跑来跑去。她在所有村子里都有房子，她经营花岗岩的采石场，她用货船运石头，她甚至还和香奈儿岛的人做交易。她宽阔的脸颊，大大的眼睛，说起话来令人信服：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老女人那种平静和难以抗拒的倔强。她绝少在同一个房子里连睡两个晚上；路边的酒吧是了解她行踪的最好去处。在六

点钟的时候,她总会经过那儿,或是人们总是期望她能在那个时候经过;或是进来个人,不是上午见过她,就是下午要见她。除了那些比临大路的酒馆,教堂是她最常光顾的地方。思想自由的男人们会让小孩子跑到圣殿里看看她在不在那里,然后告诉她谁谁谁等在路上要和她说话——说说土豆,面粉,石头或是房子的事儿。那样的话,她就会缩短她的祈祷,走出来,眨动着眼睛,穿过太阳来到对面酒吧的厨房间的桌子旁,一副安静明智的神色,随时都可以谈生意。最近她和女婿住了几天,用沉静的面孔和轻柔的声音和他就痛苦和不幸争论过几次。让皮埃尔觉得一大团罪恶感被事实而不是争论从他的胸腔中掏了出来。他在田里走来走去地想着这个问题。三个傻子。三个!全都一样!为什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到每个人身上——他从没听说过有谁碰到过这种事。一个——或许还过得去,但是三个呀!三个全是。毫无用处,他活着的时候可以喂养他们,也可以……可是如果他死了,这田地会怎么样呢?这也应该预见到。他可以牺牲掉他的罪恶感。有一天他对妻子说——

“看上天会怎么对我们。捐些钱作弥撒吧。”

苏珊拥抱了她的男人。他都没弯腰然后就转身走了。后来,当身着一袭黑色长袍的神父挡住了他的路的时候,他都没有抗议,甚至还给了神父一些自己的苹果酒。他谦恭地聆听着这谈话,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去做弥撒,在复活节完成了神父所说的“宗教义务。”那天早晨他感觉就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那天下午他粗暴地跟他的老朋友同时也是老邻居打了一架。因为老朋友说过牧师们是最好的而且当时正要去领圣餐。他回到家的时候头发乱蓬蓬还流着血,又碰巧看到了他的孩子们(通常孩子们都不会让他看到的),于是他就诅咒着,胡乱发着誓,还砰砰地敲桌子。苏珊哭了。勒维乐夫人安详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她安慰着女儿说:“事情会过去的,”然后拿起那把厚厚的雨伞,匆匆忙忙地去料理要运矿山上的花岗岩的纵帆船。

大概一年之后那个女孩儿降生了。一个女孩。让-皮埃尔在田里听说的消息,沮丧地在分界墙上一坐坐到了晚上没回家。一个女孩。他觉得有一半受了骗。但当他到了家的时候就有些听天由命了。可以把她嫁给一个好小伙——不是什么一无是处的烂人,而是个讲道理身体又健壮的小伙。而且,下一个也许会是个男孩,他这样想。当然他们

马辛厄姆公室的幽灵

都会很好的。他新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不用怀疑。霉运要破了。他高兴地和妻子说。她同样也充满了期望。三个牧师来作洗礼，勒维乐夫人是教母。这孩子却还是个傻子。

于是在集市上，大家看到让-皮埃尔恶毒地讨价还价，又吵又贪；喝醉酒又一言不发；黄昏时赶车回家急得又像是去参加婚礼，只是脸上却像去奔丧般的阴沉。有时候他会坚持妻子和他一起来，大清早就赶车出来，肩并肩坐在窄凳上。凳子下面的猪四蹄被捆，随着车身晃动忧郁地叹息着咕哝着。早晨的车程还算安静，但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让-皮埃尔，喝醉了酒，骂骂咧咧，对着这位生出来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的可怜女人咆哮。苏珊，抓着这摇摇晃晃的车子，假装听不见。有一次当他们路过普洛马的时候，懵懵懂懂喝醉了酒使得他突然在教堂对面猛地停下了车。天空中的月亮在白云之间游荡。墓碑在破碎的树影底下泛着苍白的。连村里的狗都熟睡了。只有夜莺，还醒着，在寂静的坟墓中发出吓人的叫声。让皮埃尔粗声对妻子说：“你觉得那是什么地方？”

他用鞭子指着那座塔——上面的大表盘高高地在月光下就像只没有眼睛的苍白的脸——他小心地下了车，一下子倒在车轮边。他站起身一级一级地爬上教堂铁门的台阶。脸贴着栏杆他稀里糊涂地叫喊着：“有人吗？快出来！”

“让，回来，快回来！”他妻子低声地恳求他。

他没有理睬，似乎要等在那里。夜莺的歌声在教堂的高墙之间回旋，在刻着希望与痛苦字样的石头十字架和平坦的灰石板之间飘动。

“嗨！快出来！”让-皮埃尔高叫着。

夜莺的歌声停息了。

“没人吗？”让皮埃尔接着说。“没人在。一群骗人的乌鸦。就是这样。哪儿都没人。我鄙视它。阿嘞！呼！”

他用全身力气摇着铁门，铁栏杆发出可怕的哐当声，就像是在石头台阶上拉着根铁链子。附近有狗急促地叫了。让-皮埃尔蹒跚着折回来了，使了三次劲才钻到车里。苏珊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他醉着酒严肃地对她说：“看到了吧？没人。我被耍了。妈的。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下次我在这儿看到的第一个人我就会用鞭子抽他——抽在黑黑的脊梁上——我会抽的。我不希望在那儿看到他——他只帮那些吃腐

肉的乌鸦来掠夺可怜的百姓。我是个人哪——我们会看到如果我的孩子跟别人的不一样——你会介意吧——他们所有……所有……都不会……我们会看到的……”

她十指捂着脸大声喊道：

“让，别说了；别说了，我的男人。”

他用拳头朝她的头挥了一拳把她打到车子底下。她蜷在那里，随着车身悲哀地晃动着。他疯子似的赶着车，站在那里，挥着鞭子，拉动着灰马的缰绳。马儿沉重地飞奔着，沉重的马鞍朝他斜过来。黑夜中的乡村，在农家被惹恼的狗叫声和一路上卡哒卡哒的车轮声中，显得有些热闹。路边晚归的行人来不及躲开只好跳到旁边的沟里。在自己家门他撞到了柱子上，脑袋先被弹出了车子。马儿慢慢地走到了门前。听到苏珊的尖叫，人们都跑了出来。她以为让死了，但他只是在倒下的地方睡着了，还把那些急急忙忙跑向他吵了他睡觉的人们臭骂了一顿。

秋天来了。阴云密布的天空向黑魑魑的山头压过来，落叶在光秃秃的树下打着旋，随着风，意味深长地叹息着，最后停歇在荒凉空荡的山谷里。从早到晚人们都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黑漆漆的裸露的树干，粗糙而又弯曲，像是由于痛苦而扭曲着，在潮湿的乌云和地面之间哀伤地摆动着。夏天那清澈温柔的溪水惨淡地流淌，对那些挡住去往大海之路的石头发着火，狂怒几乎把它们逼到自杀的边缘。在一层层的大路和沙地之间是发着阴暗光芒的山坡，就像是一条无法航行的泥流。

让·皮埃尔从一块地走到另一块地，或是顶着细雨深深浅浅地挪动，或是在孤独高耸，流云笼罩的山顶上迈着大步，就好像走在宇宙的边缘。他看着黑黑的土地，这沉默却又充满希望的土地，这在痛苦的天空笼罩下死一般寂静中自由主张的神秘的土地。对他来说，一个比没孩子还糟糕的男人土地的肥沃是没有意义的，土地从他手里逃脱了，藐视他，就像头顶上阴沉却又匆忙的云一样对他皱着眉头。必须要单独面对自己的土地，他感到了在土地面前死掉的人的自卑。他非得要放弃一个用一只主人的眼来注视翻起草地的儿子的希望吗？人们会像他那样想，有和他一样的感觉。他死后会留有他本人的一部分像主子一样的在田里作践。他想到了些远方亲戚，觉得大声地诅咒他们足够残忍。他们！永远不可能！他转身往家走，径直朝着他在缠绕的树影中清晰可见的屋子走去。当他甩开腿走过阶梯，有一群叫着的乌鸦慢慢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地落到了田里，落在他身后，悄无声息，拍打着翅膀，像是片片煤灰。

那天下午勒维乐夫人早早地来到了她在克瓦年的房子。她要给那些在她矿上做工的人们发工钱，她来的正是好时候，因为那些工人们不用去镇上，就可以在她房子里的小店里花光那些钱。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岩石中。有一条铺满烂泥和石头的小路通到这房子的门前。凛冽而清新的海风粗暴地嚎叫着，而成堆的巨大黑色石块却迎着狂风，巍然屹立。狂风呼啸中，这小屋带着安静的回声和忧虑挺立在那儿，这种安静宛如处于飓风中心的那种静。在暴风雨的晚上，潮水退落的时候，小屋下面五十英尺的福艾何海湾，就像是一个巨大黑暗的深坑，咕啾着叹息着，似乎那儿的沙滩都有了生命在抱怨着。涨潮的时候，涌动的海水激怒了礁石，化作铅色的光芒和条条水柱，又流向岸边，冷酷地抽打着牧场的青草。

黑暗从山头压来，流到岸边，扑灭了落日的红色火焰，流向大海追逐着消退的海浪。随着日落，风也停歇了，只剩下愤怒的大海和惨淡的天空。房子上面的天空像黑色的破布一样悬挂着，用火焰这儿一条那儿一条地固定着。勒维乐夫人，今天晚上伺候着她的工人们，努力地要诱惑他们离开。“像我这样的老女人这个时候该睡觉了，”她很有幽默感地重复着。矿工们只顾喝酒。他们隔着桌子还叫喊着，就像他们隔着一大块地说话一样。在一个角落里，有四个工人在打牌，用坚硬的指节敲着桌子，每次开牌都咒骂着。有个人失神地坐在那儿，哼着一段什么歌儿，还总是没完没了。另外两个人在角落里偷偷地却又激烈地为了某个女人吵架，凑得近近地相互瞪着眼，就好像要把对方撕成碎片，悄悄地说要武力要暗杀，柔和地说着些恶毒的话。厚重的气氛足可以用刀子切开。房间里燃烧的三支蜡烛发着暗红的光，像是骨灰中要熄灭的火星。

那么晚了，轻轻的扣门声出其不意地像晴天霹雳一样吓人。勒维乐夫人放下正在倒利口酒的瓶子；玩牌的人都转过头来；轻声吵架的人也不吭声了；只有那个唱歌的人，朝门望了一眼，继续麻木的哼着。进来的是苏珊，关上门之后背靠在门上，半高声地叫了一声：

“妈妈！”

勒维乐夫人又拿起了酒瓶，平静地说：“你来了，我的女儿。出了什么事不成！”酒瓶脖子在杯子沿儿上撞了一下，因为老夫人吓着了，立马

想到是农庄失火了。她实在想不出她女儿来的其他原因。

苏珊，全身湿透满是泥浆，瞪着房子里头的人们。她妈妈问——

“怎么了？上帝保佑我们！”

苏珊动了动嘴唇，没发出任何声音。勒维乐夫人走向自己的女儿，拉起她的胳膊，看着她的脸。

“以上帝的名义，到底怎么回事？你一直在泥里滚过……你怎么回来的？……让在哪儿？”她颤抖着说。

男人们都站起来，慢慢地走过来，奇怪地看着。勒维乐夫人把她女儿从门前拉开，放到了靠近墙的一张椅子上。然后她严厉地转向那些男人们——

“够了！都出去——你们这些人！我要关门了。”

有个人注视着，看着苏珊倒在椅子上：“她半死不活的。”有人说。

勒维乐夫人把门甩开了。

“出去！大步走！”她叫喊着，不安地颤抖着。

他们走了，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傻傻地笑着。外面，两个好色之徒大声争吵起来，别人为了劝解他们都立刻开口说话。声音随着互相搂紧了摇摇晃晃却又互相傻乎乎地争论着的男人们渐行渐远。

“说话呀，苏珊。怎么了？快说！”门一关上，勒维乐夫人就央求着说。

苏珊盯着桌子，说了几个让人听不懂的词儿。老夫人在头顶上拍了拍手，又放下手来，站在那里忧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她的丈夫在去世前几年就精神错乱了，现在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要疯了。她紧逼着问——

“让知道你在哪儿吗？让呢？”

苏珊艰难地说：“他知道……他死了。”

“什么！”老夫人大叫。她走上前来凝视着她女儿，又重复了三遍：“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苏珊双眼干涩，毫无表情地坐着，面前的勒维乐夫人盯着她，觉得有股怪怪的无以言表的恐惧感悄悄地渗透到房子的沉默中。她几乎没意识到这个消息，更没明白自己一下子就要面对这么意想不到却又毫无回转余地的事情。她都没想到要问为什么。她想：意外——可怕的意外——头上流血——从阁楼地板上的活门儿掉下来……她呆在那

马辛厄姆公寓的幽灵

儿，心烦意乱，默不作声，眨动着那双老眼。

突然，苏珊说——

“我杀了他。”

老母亲站在那儿好一阵子不能呼吸，但脸色沉着。突然她一下子叫起来——

“你这个可怕的疯女人……他们会切断你的脖子……”

她想象着警官走进房子对她说：“我们要找你的女儿，把她交出来。”警官面色严肃而生硬。她和那个旅长很熟——老朋友了，熟悉而又尊敬，在伸嘴喝她专门为朋友准备的白兰地之前真心地说：“祝你健康，夫人！”可现在！……她完全不知所措。她到处跑来跑去，像是找某件急需的东西——不找了，她直挺挺地站在屋子中间，对她女儿尖声叫着——

“为什么？说呀！说！为什么！”

女儿却出奇地冷漠。

“你以为我是石头作的？”她反过来叫喊着，大步朝她母亲走过来。

“不！不可能……”勒维乐夫人用确信的语气说。

“妈妈，你去看看，”苏珊回嘴说，眼睛冒着火。“天不悯人——没有公平。没有！……我不知道……你以为我没心吗？你以为我从没听到过人们笑话我，可怜我，猜疑过我？你知道他们怎么叫我的？傻子妈——那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孩子总也不会认识我，从不和我说话。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认识人——不知道上帝。我没祈祷过吗！但是圣母从不听我说。一个母亲！……受了诅咒的母亲——是我？还是那个死人？呃？告诉我呀。我自己照顾自己。你以为我会违抗上帝的愤怒，让我的房子装满那些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是谁晚上在教堂的正门口谩骂？是我吗？……我只会哭和祈祷……而我还是无时无刻不感觉到那个诅咒——我看见它从早到晚地围着我……我得让他们活下去——好照看我的不幸和屈辱。他也会来的。我求过他和上天可怜我……不！……于是我们会看到……他今天晚上来了。我心里想：‘啊！又来了！’……我拿着我的长剪刀。我听见他在叫……我看见他走近了……我必须——是不是我必须得？……然后行动！我把剪刀朝他的胸骨上面的喉咙扎……

我都没听到他叹气……我走开的时候他还站在那儿……那就是一